

## 对谈

# 都知事、(东京)能够完全承受老龄人口的增加吗？



增田宽也（日本创成会议座长）



舛添要一（东京都知事）

### “地方的消失”和“东京圈老龄化危机”是同一个问题

**增田：**今年6月，我们日本创成会议提出了《东京圈老龄化危机规避战略》。东京圈地区（包括埼玉县、千叶县、东京都、神奈川县的一都三县）今后将会迎来急速的老龄化。很抱歉我要重复您非常了解的一个事实，从现在到2025年的10年间，7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增加175万人，这将首先对医疗和护理领域产生直接影响。医疗·护理设施短缺的问题将更加严重，然而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东京圈。其原因之一在于，强化东京圈的医疗、护理体制对国民经济是极大的负担。东京的地价极为昂贵，完善护理设施的费用几乎是秋田县的两倍。护理补助费也要追加20%。现在，追加部分的负担金额全国共计1700亿元，而东京圈所占比例达到总额的一半以上。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如何确保护理人员。据我们推算，仅东京圈地区就至少需要增加80到90万的医疗·护理人员。如果还像以前那样，用地方流入东京的人才来弥补的话，“地方的消失”就会加速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“地方的消失”和“东京圈老龄化危机”是同一个问题。

**舛添：**我也曾在很多场合被问到怎样看待增田报告，也曾说过“东京的相关设施不够就移居是简单粗暴的办法”这类批判性的话，就此问题今天还想跟您好好谈一谈。不过对于老龄人口的增加，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，我觉得我们有着共同的问题意识。

**增田：**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。我们考虑了以下4点。①降低对医疗·护理服务的“人员依赖度”，②促进完善地区医疗护理体制和老年人集中居住的一体化，③一都三县的协作和广域应对，④完善东京圈高龄人口移居地方养老的环境。我们是按照这个优先顺序考虑的。遭到知事您批评，且在报纸上报道最多的移居问题，在我们看来是第4位的，我们只是作为一个备选项提了出来。

首先，对由老龄人口的快速增加而导致护理人员严重短缺的问题，您作何考虑？为了避免地方的人才进一步流入东京，您能想到哪些措施？

**舛添：**我有过护理自己母亲的经验，也担任过厚生劳动大臣。当然啦，作为东京都知事也在为相关问题而努力。

关于护理，我从担任厚生劳动大臣时就曾说过，我们应该准备多样化的选择和宽松的环境。日本创成会议利用病床数量得出了结论。厚生省的政策是以居家护理为中心。不过，并不是说机构护理和居家护理是非此即彼的，必须从两方面出发，做出综合判断。从家属的立场来讲，虽然会觉得把家人一直放在护理机构有点可怜，但自己也要工作。所以我采取的是平时把母亲放在老人保健设施，周末再把母亲接回家的做法。不过要实现这么灵活的做法，说得极端一点，需要多到有剩余的相关设施才有可能实现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大家都想在同一时期休暑假，在同一时期工作。考虑需要护理的人数增加这个问题时，不要只把护理机构的数量当做问题，还必须让我们的生活本身变得更加灵活。真正富裕的福利社会应该是，在自己有需求时，根据家庭的结构，既能享受居家服务，也能享受机构服务。我认为应该是这样的。

**增田：**的确如此。

**舛添：**护理员的人手现阶段依然短缺。护理员的工资过低，也没有职业前景规划。至少应该让护理员像普通企业员工那样，能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人生规划。否则，很少有人会把护理工作当做一辈子的事业来从事的。必须想办法改善护理人员的待遇。另一方面，还需要反向思维。在医疗领域，女医生的人数不断增加。女医生在产假和育儿时期就不能来医院工作了。我担任厚生劳动大臣时期，曾问过育儿期的女医生，有什么办法能让你回医院工作吗？女医生的回答是，我们需要的不是医院内部的保育园，而是时间，也就是灵活的工作时间。虽然不能值夜班或承担夜间的工作，但从早上10点到下午3点还是可以工作的。希望可以让我们在这个时间段上班。从医院的角度来说，女医生们能在这个时间段承担工作的话，也能成为医院的战斗力。我认为护理也是一样的道理。不一定都得是全职的护理员才行。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持有护理员资格证。如果能让这些处于休眠状态的护理员作为零时工来工作的话，就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护理员短缺的问题。

**增田：**虽不是一个充分的解决办法，但也不失为一个主意。

**舛添：**我在照顾自己的母亲时也曾想过考一个护理资格证。最低级别的资格证并不难考。

**增田：**护理方面有很多资格证。像护理福利师、护理管理师，这些是国家级资格证。家庭护理员1级和2级，这些是认证资格证。

**舛添：**资格证这个东西，我们需要更灵活地运用起来。我常去的理发店里的理发师正在准备护理资格证的考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老年客户当中，需要理发师上门提供理发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。据我的理发师说，这个时候持有护理员资格证的理发店就有优势了。听闻此言，我恍然大悟。如果理发师、园艺师、宠物狗教练员等各种职业的人都能将自己工作的10%匀给护理的话，就能在相当程度上确保护理人员。

**增田：**我们正在提议应该进一步推进资格的合并。然而现状是，将工作的一部分转向护理也需要物质激励吧。

**舛添：**退休人员当中，有人喜欢修整庭院，也有人喜欢遛狗。对这些人来说，护理应该是大有前景的工作。比起充分利用机器人或引进外国护理员，我认为应该优先发挥国内人员的力量。

**增田：**也就是说，挖掘出潜在人才的力量对吧。对于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机器人，您怎么看？

**舛添：**其实今年4月我由于股关节手术住院，左侧的股关节换成了人工关节。住院期间我深切地感受到，和机器人是无法对话的。这让人感觉很孤单。

**增田：**不过，科技在不断进步，能与人心意相通的机器人也在逐渐问世。

**舛添：**当然，能利用的东西还是要利用。但我还是觉得真人比机器人强（笑）。从我自身的经验来讲，在考虑对话问题时，不能忽视方言这个要素。地方出身的老年痴呆患者会忘记普通话，而讲起孩童时代就说的方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身边是否有懂方言的人，会极大地影响到老年痴呆病情的发展。我母亲是从乡下来到北九州的。碰巧护士也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。我母亲因此变得精神焕发，两人间建立起了一种连家人也无法进入的小世界。不仅限于机器人，我对外国护理员持消极态度的原因也在于此。即便外国护理员懂日语，能对话，我觉得也很难发挥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作用。我的假说是，在老爷爷、老奶奶们能用方言交流的地方，对他们进行护理，从长期来看也许能降低护理费用。

## 如何支援老年人的医疗・护理和日常服务

**增田：**能用方言交流的地方还得是出身地。在考虑老年人的医疗护理和日常支援服务时，东京能够很好地应对吗？尽管集中居住可能难以实现，但实际上如果能让老年人集中居住在步行可到达的范围内，访问护理也会容易实现。空置房屋正在增加，我们有必要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，尽量让老人们不要居住得太过分散。此外，大规模住宅区呈现出居民同时步入老龄化的问题。建筑变得破旧不堪，周围的商店街也纷纷关门歇业，只剩下一些没处可去的老年人还在当地生活，孤独死亡的事件也出现了。想必东京都已经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，那么如何让这些地区恢复生机呢？

**舛添：**就东京来说，我认为地区综合护理的网络将会覆盖整个地区，所以基本不用考虑集中居住的问题。

**增田：**但是，地区综合护理也很难实现吧。很明显，那比集中居住需要更多的人手。那正需要知事所说的办法，比如说增加临时工护理员啊，充分利用精力充沛的老年人等。

**舛添：**关于大规模住宅区，我们正在充分利用民间的力量推进多摩卫星城的改造事业。比如说4到5层的建筑，既没有电梯又没有无障碍设施的话，那就只有拆除了。改建成10层建筑，确保足够的空间，1层引入老年人施舍，保育园和购物中心。1层以上作为民用住宅。

**增田：**除了老年人设施，还引入保育园，营造出不同年代的人共同居住的场所是十分重要的。如果不建造从年轻人到老年人都能入住的寓所，那这个地方就无法重现生机。

**舩添：**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运动员村将建在晴海。奥运会结束后，这里将会转型为拥有6000户商品房的新城，成为既有老年人设施又有保育园，不同年代的人们可以共同居住的地方。我们还在构想用氢气作为主要能源的“氢镇”。在对原有大规模住宅区进行改造的同时，我们也在建设新城。

**增田：**怎么解决空置住宅问题？考虑将空置住宅用于医疗·护理工作的活动基地时，会碰到一些规定上的障碍。比如，老年人容易发生失火事故，所以消防法规定必须（在老年人居住的建筑）安装相关设备。

**舩添：**是啊，如何解决空置住宅也是我们现在头疼的一个问题。虽然我也认为将空置住宅转为集体公寓是一个恰当的运用。不仅限于空置住宅，房子是一个大问题。如果说移居地方养老是一个选择的话，那我觉得最大的瓶颈就在于“自己的房子”。

**增田：**也就是说不是租的房，而是自己买的房，对吧。

**舩添：**是的，我认为如果政府不把住房政策从持有调整到租赁的话，移居地方养老绝对难以推行。不要等到成了需要护理的老人再移居地方，应该在50多岁，身体还健康时移居。这个提议我理解。但50多岁的时候，可能还没还清住房贷款。即便已经还清了贷款，但刚辛辛苦苦买下了自己的房子，难道就要放弃吗？即使出售，如果凑不出移居费用的话也没有意义。住房领域如果不建立像二手车那样的交易市场，现状将难以改变。以前，社会党实力较强的时候，宫泽喜一曾说，“冲着社会党的选举车挥手的都是租房住的家伙。这些家伙一买房，就会立马转为支持自民党”。我们必须转变这种意识。政府需要大幅度转变政策，居民也应该摆脱自己持有住房的观念。我们正准备加强对空置住宅的征税，但仅靠这类措施能解决多少问题就未可知了。

**增田：**几天前野村综合研究所发布了这样一组数据。现在，日本全国有820万户空置住宅，到2033年，空置住宅将超过2000万户。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。正如知事您所说的，要解决空置住宅问题，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住房政策。

**舩添：**这里面还存在继承问题。解决起来不容易啊。

## 一都三县的协作不可或缺

**增田：**老龄人口问题仅靠东京应对是不够的，绝对需要与周边三县的携手合作。6月2日，在地方创生担当大臣石破茂的出席下，召开了一都三县地方创生联络会议。

**舩添：**那次会议是因为我和石破大臣都认为，有些问题东京圈地区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，因此我就向三县的领导提出了倡议。神奈川县的知事黑岩祐治抽出了时间参加会议，千叶县和埼玉县则由副知事出席。今后，我们决定正规会议由副知事参加，有什么提议时由知事出席。

**增田：**不管怎么说，东京圈明确了作为一个整体，共同应对老龄人口问题的态度，这本身就非常有意义。我们期待会议的成果。

**舛添：**从国家层面来看，东京圈也是一个地方。作为一个地方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以公路问题为例，在首都高速公路的外侧修建外环路、圈央路（首都圈中央联络机动车道）。公路跨县时，通行费怎么收？如果不降低外环路和圈央路的通行费，那么机动车就必然会集中在东京都中心。在这些问题上，一都三县也要协作起来，共同解决。创成会议中也有这样的提议，医疗圈的问题也不仅限于东京都内。东京都的居民为了利用护理设施会搬家到周边的县。反之，如果东京有更好的医院，埼玉、千叶、神奈川的居民也会来。

**增田：**从这个意义上讲，患者都在仔细观察，自由选择医院。

**舛添：**东京地价过高是所有问题的瓶颈，虽然不是指我刚才说的多摩卫星城，但在东京只有通过建设高层建筑来制造空间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还有就是必须改变现状，大幅降低租地费用，让民营机构能容易地进入相关市场，建立医疗·护理设施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必须灵活地使用放宽限制的政策。

**增田：**像东京都形势这么紧迫的自治体恐怕没有第二个了，希望东京能不断在各种限制上打开缺口。

**舛添：**有人说东京都没有建设医疗·护理设施，其实没有这回事。东京都把没被利用的仓库都拿去改建福利设施了。该改善的地方进行改善，待机儿童也要彻底消除为零。

## 让移居地方养老成为可能，需要什么条件

**增田：**我们这次的提议中，被新闻媒体等报道得最多的就是移居地方养老。作为我们来说，是以非常谨慎的态度写下这条提议的。我们设想的绝对不是强迫移居，把需要护理的老人强行迁到地方的想法完全不存在。

坦率地说，现阶段我们认为回到出身地养老，或者移居到曾经工作过4、5年，也比较熟悉的地方养老的情况居多。不过，我们提议的主旨是，必须是在本人有移居意愿时，国家才给予支援，这个原则极为重要。即使要完善制度，也不能强迫推行，而只是拓宽选项范围。

然而，去年内阁府实施的，关于东京在住居民今后移居意向的调查显示，约有40%的人考虑过移居地方。这么多人对移居感兴趣，这个比例每年也在增加，但最终却没能实现的原因在哪儿呢？对年轻人来说，如果在移居的地方找不到工作当然会生活不下去。五六十岁的人会担心医疗和护理问题。这些担心都是很自然的。首先，建立一站式窗口，向感兴趣的人提供信息是十分重要的。希望移居地方的人在做决定时也要考虑费用问题，我们觉得要是能从头两三年的试验性移居开始就好了。

**舛添：**如果真有这个制度就太好了。为什么有人有移居的想法却实现不了呢？从个人层面来看，首先存在妻子和孩子反对的问题。还有工作的问题和自己房子的问题。从家人这一点来讲，我们这一代人兄弟姐妹多，这也是一个阻碍。比如我就是家里的小儿子，就算我想回北九州，也没房子住。其实想想我们来东京的原因，也有部分是为了避开兄弟姐妹及亲戚间交往的麻烦。城市的空气赋予了我们自由。增田先生您说过，如果移居地方的话，回家乡是最自然的。这个道理我明白，但从家乡出来也是有相应理由的。



**增田：**确实也应该有这方面的原因。妻子反对移居的情况，现实中也有很多。

**舩添：**如果妻子说，想去你就自己去吧。那我们这一代人中男性的生活能力较差，一个人生活的话，说不定反而会早死（笑）。

**增田：**没能说服家人，独自一人移居地方的人大都在几年后又搬回东京了。反之，如果妻子接受并愿意一起移居的话，那么这一家绝对不会再搬回来。还是女性掌握主导权呀（笑）。

**舩添：**接受移居的地方的礼节和规矩也是一个重要因素。从我年轻时在德国和法国生活的经验来说，德国式的照顾太过细致入微，有时会干涉到人们的生活，让人觉得麻烦。而法国却尽量放手不管。同样的道理放在移居上也讲得通吧。

**增田：**原来如此。地方上能成功接纳各种移居者的城镇，一定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。虽然人际关系的温暖很重要，但不随意干涉别人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。

**舩添：**包括年轻人在内，有一部分人是想移居地方的。但是，不管移居到哪儿，只要在东京生活过，就会时常想回东京看看。也有人想一年去一次歌舞伎町吧。这个时候，交通费就成了瓶颈。总之，日本的交通费就是贵。我为了护理母亲，和妻子两人回九州时，一次就要花费 10 万日元。10 万日元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月的养老金了。想到从东京往返老家一趟就要花掉自己一个月的养老金，任谁都会犹豫吧。即使从“试验性移居”开始，如果没有时间和金钱上的宽裕，也难以实现。要我说的话，尽管民主党的尝试失败了，其实应该更好地实施像高速公路免费这样的政策。

说起时间上的宽裕，可以说因为现代生活缺少时间上的宽裕，才导致了少子化。正如增田先生拉响警钟所警告的那样，地方出身的女性来到东京圈，而她们所到的东京生育率也很低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不对包括男性在内的整个日本的工作方式进行改革，就无法改善现状。多一点悠闲，放缓一点节奏，不要总是一天到晚地工作，如果整个日本不去探索这样的生活方式，那一切问题都难以解决。

**增田：**重视心有余裕的生活，我也非常赞成这一点。

**舩添：**我时常觉得日本很贫穷。大家这么拼命地工作也只能过上如此而已的日子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想说，高效工作，高效创造财富，大家共同努力让日本成为世界上首个四天工作日的国家不好吗？

**增田：**是啊。难得我们实现了长寿，我们不应该在医疗·护理怎么办这个问题里自我封闭，悲观失望。应该开展更广阔的探讨，把眼光放到规划第二人生的方向上去。

[译自《中央公论》2015年8月刊，本文经中央公论新社同意翻译转载。]

---

## 增田宽也

日本创成会议座长

1951 年生于东京都。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，进入建设省工作。1995 起连任 3 届，连续 12 年担任岩手县知事。2007 年至 2008 年担任总务大臣。2009 年起担任东京大学客座教授。2011 年就任现职。此外还兼任野村综合研究所顾问等职。

## 舛添要一

东京都知事。1948 年生于日本福冈县。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后担任舛添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。2001 年作为自由民主党候选人首次当选参议院议员。2007 年至 2009 年担任厚生劳动大臣。2010 年脱离自由民主党，在担任新党改革代表后于 2014 年就任现职。

---